

说“接離”^①

王云路 曹海花

笔者在阅读《全宋诗》时,发现“接離”、“接離”、“接離”几种词例:

(1)去年河上送君时,我醉看君倒接離。(苏辙《次韵王巩代书》)

(2)酒酣登车接離倒,马上梁州霜月白。(陈造《从王守猎》)

(3)景物会招山简醉,时时倒著接離还。(彭汝砺《和蜀公家居》)

遍查《全宋诗》,上述词例的出现次数是:接離 22 次,接離 1 次,接離 126 次。

《全宋诗》整理者于第 5 册梅尧臣《九月晦日谒韩子华遂留邀江邻几同饮是夕值其内宿不终席明日有诗予次其韵》一诗中加注曰:“(離)疑当作離”^②。于第 41 册范成大《会散夜步》“接離颠倒酒沾衣”“接離”下加注曰:“原作离,据黄本改。”^③是以“接離”为正体,但又没将此意见贯穿全书。

以上三形分别代表不同的事物还是同一事物名称的不同写法?细审文献用例,这三种不同的形体往往与“酒”、“饮”、“醉”、“山简”、“倒”等字眼一起出现。如此,它们应该是同一事物名称的不同写法。这些写法都正确吗?既然“接離”占绝对压倒的优势,那它是如整理者所认为的正体吗?还有没有更早的写法呢?

《汉语大词典》中“接離”、“接離”的解释见“接離”,是以“接離”为正体,释为“帽名,古代的一种头巾”;又“白接離”、“白接”^④的解释见“白接

①为方便说明问题,文中下列几个字采用繁体:攤、離、離、離、離、離、羅、彊。另,不特指时,以文献中使用次数最多的“接離”代指其他形式。

②《全宋诗》第 5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3279 页。

③《全宋诗》第 41 册,第 25845 页。

④“白接”文献中仅 1 见,即《三国志·吴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晋干宝《晋纪》:“……闭栅自守,举白接告降。”疑此为“白接離”的不规则省用。吴金华先生认为“白接”未详何物,疑“接”当读为“罍”,“白接”亦送丧之具也,可备一说。详参吴金华:《〈三国志〉校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240 页。

簪”，是以“白接簪”为正体，释为“以白鹭羽为饰的帽子”。两词均引《世说新语》为例。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1.《大词典》以《世说新语》为最早例子，是否妥当？2.《大词典》关于“接簪”与“白接簪”的释义是否确切？3.《大词典》除“接簪”、“接簪”、“接簪”外，还收了“接簪”、“接簪”，是否还有为《大词典》失收的其他形式？这些形式的关系如何？

二

诗歌用典是很普遍的现象，上述文例又都指向山简醉酒一事，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循着《全宋诗》的提示，笔者发现这些例子在化用同一个典故，即：

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曰：“此我高阳池也。”有童儿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簪。举鞭问葛疆：‘何如并州儿？’”（东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牧守·山简》）^①

此说又见：

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簪。举手问葛疆，何如并州儿？”（《世说新语·任诞》）^②

……童儿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茗芋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簪。举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儿？’”（《晋书·山简传》）^③

很明显，《襄阳耆旧记》是最早源头，《大词典》以《世说新语》为源头，偏晚。后世文献所引有三条途径：其一是引《襄阳耆旧记》，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④、《渊鉴类函》；其二是引《世说新语》，如《太平御览》引《世说新语》3次，又《山堂肆考》利用的是《晋书》的介绍、《世说新语》的句子；其三是引《晋书》，这三书中占主导地位，如《通志》、《太平寰宇记》、《湖广通志》、《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艺文类聚》、《蒙书类注》、《太平御览》、《氏族大全》、《天中记》、《乐府诗集》、《古诗纪》、《石仓历代诗选》、《古乐苑》、《古诗镜》等所引。现代的一些典故研究、服饰研究等徵引的亦是《晋书》的说法。

①此据《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乾隆任氏忠敏家塾刻心斋十种本。舒焚、张林川《襄阳耆旧记校注》径作“白接簪”（荆楚书社，1986年，第379页）。

②（宋）刘义庆著，徐震堃校笺：《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396页。

③（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229页。

④《太平御览》2引，一作《襄阳耆旧记》，一作《襄阳耆旧传》。关于此名，《隋志》作“记”，《唐志》作“传”，《宋志》作“记”。《郡斋读书后志》曰：“记五卷……观其记录丛杂，非传体也，名当从《隋志》。”

关于“接離”的意思,大致有三种说法:

(一)白帽子。这种说法多见于字书韵书,如《广韵·支韵》:“接離,白帽。”《集韵·支韵》:“接離,白帽也,或作離或毬,通作攤。”《类篇》、《五音集韵》、《龙龕手镜》、《古今通韵》、《佩文韵府》等同。

(二)衫。《补注杜诗》:“醉把青荷叶,狂遗白接離。”王洙注曰:“接離,衫也。”

(三)巾/帽子。宋程大昌《演繁露·白接離》:“宴华《酒谱》:‘白接離,巾也。’”《说郛·演繁露·白接離》:“宴莘《酒谱》:‘白接離,巾也。’”^①又,《世说新语·任诞》:“倒著白接離。”徐震堃校笺:“‘離’原误作‘離’,今改正。接離,帽也。”^②

对于衫与巾(帽)的说法,历来存有争执:

宋张昞《云谷杂纪》卷二:“杜子美诗云‘醉把青荷叶,狂遗白接離’,王洙注引《世说》山简倒著白接離事,且云接離衫也。予按……李白《答人赠乌纱帽》云‘领得乌纱帽,全胜白接離’,则接離为帽明甚,初非衫也,洙误矣。或者疑白非冠巾之饰,殊不知其时不以为忌也。”^③

清沈自南《艺林汇考·服饰篇》:“《稗言》:‘唐诗多用白接離。’《韵释》云:‘接離,白帽也。’……而《世说》独云:‘接離,今之襌衫也。’二说不同,李白诗云‘头上白接離’,则亦以接離为白帽,而不以为襌衫矣。”^④

笔者以为理解为“帽子”是。《广韵》等作“白帽子”有蛇足之嫌,因为亦可见到“白接離”、“乌接離”这样的说法,如:

宋庠《游山简习池》:“昔日白接離,时时诣诸习。”

陈舜俞《骑牛歌》:“布袍葛带乌接離,山家装束不时宜。”

检索文献,“乌接離”只在《全宋诗》中出现一例,且从诗云“山家装束”看,这里的“乌”可能是作者故意反其道而用之。

具体来说,“接離”的样子是怎样的呢?

《尔雅·释鸟》:“鹭,春舂。”晋郭璞注:“白鹭也。头、翅、背上皆有长翰毛。今江东人取以为睫攤,名之曰白鹭縗。”清厉荃《事物异名录·服饰·巾》:“接離,一名白鹭縗。”清李调元《汜斋琐录·戊录》:“《尔雅》注:‘白鹭縗。’按:即晋山简接離,白帽也。”上为“接離”、“白鹭縗”一物异名例。吴绮《林蕙堂全集·异香词·赠汤清侯》:“独有柔肠消未尽,婆娑颠倒,山公白鹭縗。”此为“山公”、“白鹭縗”连言例。是以“接離”即“白鹭縗”,即指以白鹭縗羽为饰

①《酒谱》,(宋)宴莘撰,《演繁露》作“宴华”,误。

②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第396页。同参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2006年,第655页;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第868页。

③张昞:《云谷杂纪》,中华书局,1991年,第22页。

④沈自南:《艺林汇考》,中华书局,1988年,第103-104页。

的帽子^①。清代刻本《吴郡名贤图传赞》中有幅“接羅”图^②,可证此论。

《汉语大词典》释“接羅”为“帽名,古代头巾的一种”,又释“白接籬”为“以白鹭羽为饰的帽子”,似有不明“接羅”即“白鹭蓑”之嫌。对于“白帽子”与“帽子”、“接羅”与“白接籬”的模糊认识,笔者认为“接羅”是以白鹭蓑羽为饰的帽子,可能是白的,也可能不是。到六朝时期,以白色帽子为时尚^③,受其他白帽子如“白纱帽”、“白纶巾”、“白纶帽”、“白纱巾”、“白叠巾”、“白鹭巾”等的影响,产生了“白接籬”这样的说法。亦或是因为其以白鹭蓑羽为饰,故认为是白帽,前加“白”字是突出它的这个特徵。

陈高华、徐吉军《中国服饰通史》认为“接羅”就是“羃羅”^④。此种说法值得商榷。“羃羅”^⑤是戎夷的一种面罩,如《晋书·四夷传·吐谷浑》:“其男子通服长裙,帽或戴羃羅。”后传入中原,用以障蔽全身,不欲路人窥之,多妇人用之,间或有男子使用可充当特殊效果者,如《旧唐书·李密传》:“简骁勇数千人,著妇人衣,戴羃羅,藏刀裙下,诈为妻妾。”《旧唐书·舆服志》对齐隋旧制多著羃羅全身障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及到开元初著胡帽无复障蔽之变,有清晰说明。综上,“羃羅”是齐隋妇人所戴用以遮蔽全身之物,与以白鹭蓑羽为饰的“接羅”帽是不同的。

明确了“接羅”的意思,“倒著接羅”这样一个醉酒后潇洒不羁的形象就凸显了出来。魏晋风尚,“不羁”二字占了很大份量,倒戴帽子、侧戴帽子是其中一大外在表现。除了山简此典外,还有独孤信侧帽这一典故,见《周书》与《北史》独孤信传:“又信在秦州,尝因猎,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其为邻境及士庶所重如此!”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名誉部·晞慕》中收了此典,“晞慕”二字可谓概括了此典流传的主要原因。在宋代诗词中,也常见到“帽欹倾”之类的用典,如司马光《传家集·和明叔九日》:“雨冷弊裘薄,风高醉帽倾。”陆游《剑南诗稿·梦蜀》:“醉帽倾欹歌未

①张永言:《世说新语辞典》持这种看法,甚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3-214页。张万起:《世说新语词典》跟《汉语大词典》解释情形相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57页。又,《世说新语》本作“接籬”,而二张均写作“接羅”。

②笔者所见为周汛、高春明编著《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101页)转载。

③关于这点,现在的一些服饰类书如《中国服饰通史》、《中国历代服饰图典》、《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中国古代名物大词典》等中都有所提及,兹不赘。

④《中国服饰通史》,宁波出版社,2002年,第227页。

⑤字亦写作“羃羅”、“羃籬”。羅与羃实际上是相同的。《左传·襄公八年》:“兆云询多,职竞作羅。”俞樾《群经平议·春秋左传二》:“羅当读为羃。《尔雅·释诂》:‘羃,忧也。’……‘职竞作羃’者,职竞作忧也。《说文》无‘羃’字,盖古字止以‘羅’为之。”此论甚是。又,“攤”、“籬”、“羅”、“羃”、“毯”都不见于《说文》,俞樾此说可放之于上述几字。是以“羃羅”即“羃羅”。

阙，罚觥激滟笑方哗。”杨万里《诚斋集·都下和同舍客李元老承信赠诗之韵》：“不如耳热歌呜呜，醉帽欹倾衣不纽。”吴潜《履斋遗稿·酹江月·暇日登新楼望扬州于云烟缥缈之间寄赵南仲端》：“樽前一笑且由醉，帽欹侧。”

三

“接離”一词写法纷纭，下面具体分析。

从《全宋诗》及其他文献的使用情况看，有“睫攤”、“接罹”、“接離”、“接羅”、“接離”、“接穠”、“接離”、“接離”等多种写法，其中的“睫攤”、“接罹”、“接穠”《大词典》未收。“睫攤”是出现最早的写法，见于《尔雅》郭璞注^①；“接罹”最早见于《襄阳耆旧记》；“接離”最早见于《世说新语》；“接離”最早见于《晋书》，并在文献使用中占绝对压倒的优势；“接羅”、“接穠”最早见于《集韵》；“接離”最早见于宋代，如宋曾慥《类说》、李昉《太平御览》等；“接離”见于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朱放》“尝著白接離，唐裘笋屐，盘桓酒家”。

关于“睫攤”、“接離”、“接罹”、“接羅”、“接穠”、“接離”这几种形体，方一新先生在《〈世说新语〉词语校读札记》一文“白接離”条中认为：“接離，帽名，所谓连语也。连语之字，义存乎声，当不必执于形为说。……然则，睫攤、接羅、接羅、接穠、接離、接離并声近义同之词，必欲改而同之，反失之拘。”^②此论甚是。我们略作补充，《释名·释形体》：“睫，插、接也。”“睫”与“接”音同。又《广韵》：“攤，吕支切，平支，来。”《广韵》：“羅，吕支切，平支，来。”《广韵》：“離，吕支切，平支，来。”《广韵》：“離，吕支切，平支，来。”《集韵》：“羅，邻知切，平支，来。”是以“攤”、“羅”、“離”、“離”、“羅”几字音同。

“接罹”一形，《广韵》“罹，吕知切，平支，来”，与上述几字音同，我们可视之为方先生所言“连语”“接離”的又一形式，中华书局1987年版《元诗选三编》认为“罹”为误字，并改为“羅”，似亦不必。

“接離”一形当是“接”受“羅”偏旁类化作用的结果。

以上我们梳理了“睫攤”、“接罹”、“接離”、“接羅”、“接穠”、“接離”、“接罹”、“接離”这几种形体。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文献整理中，一般都认为“羅”是正体，如《世说新语》“倒著白接離”徐震堦校笺改“離”为“羅”、中华书局《元诗选三编》“倒著接罹从酩酊”改“罹”为“羅”^③等。这当是不明“接離”为连语不必拘泥于形所致。

另外，对“接離”等体的辨析，可顺带纠正《全宋诗》中的几处小错误：

①郭璞，生于276年，卒于324年。关于习凿齿之生卒年月，舒焚、张林川《襄阳耆旧记校注》前言认定其生年大约在西晋怀帝司马炽（306-313在位）、愍帝司马邺（313-316在位）时期，卒于384年（第1页）。

②《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4期，第53页。

③《元诗选三编》，中华书局，1987年，第581页。

第5册梅尧臣《九月晦日谒韩子华遂留邀江邻几同饮是夕值其内宿不终席明日有诗予次其韵》：“按籬带去令传样，自此逢欢未便回。”窃谓这里的“按”应是“接”之形误。

第14册苏轼《欧阳晦夫遗接籬琴枕戏作此诗谢之》：“妻缝接籬雾縠细，儿送琴枕冰微寒。无弦且寄陶令意，倒载犹作山公看。”“载”，注文“集甲作戴”。作“戴”误。舒焚、张林川《襄阳耆旧记校注》认为“日夕倒载归”之“载”本亦通“戴”^①，“载”、“戴”是可相通，如《诗·周颂·丝衣》：“丝衣其紃，载弁俅俅。”郑玄笺：“载犹戴也。”但此处情况不同，作“倒戴”怕是不明“倒载”意思而涉下文“白接籬”而误。关于“倒载”意思，元李冶《敬斋古今黠》中有很好解释：“人说倒载甚多，俱不脱洒。吾以为倒身于车中无疑也，言倒即倒卧，言载则其车可知，倒载来归，既而复能骑骏马也。盖始归时，以茗芋之故，倒卧车中；比入城，酒稍解，遂能骑马。虽能骑马，终被酒困，故倒著白接籬也。”^②“倒载”与下文的帽子无直接关联，不然与“倒著”就重复使用了。

第69册陈普《笋》：“清风翠阴动，羽扇日接籬。”其中的“日”应是“白”之形误。

综上，“接籬”^③源于《襄阳耆旧记·牧守》中的山简“倒著白接籬”，其最早形式是《尔雅》郭璞注中的“睫攤”，意思是以白鹭蓑羽为饰的帽子。“接籬”是连语，“睫攤”、“接籬”、“接籬”、“接穗”、“接離”、“接罹”、“接罹”都是它的不同书写形式。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

①《襄阳耆旧记校注》，第380页。

②（元）李冶《敬斋古今黠》，中华书局，1985年，第46页。

③关于“接籬”的构词理据，也许是外族语的记音，苦于没资料支撑，这里阙而不论，留待方家。